高陽集

高陽文集卷之十七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馮洪業茂遠較

墓誌銘　傳　祭文

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右副都御史左子少保浮丘左公墓誌銘

今皇帝御極、驅醜逆璫諸得擧　熹宗皇帝者、逐爽節優郵以忠死璫諸臣、於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公光斗、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

太學生、子塈祭祀鄉賢、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因念　熹宗皇帝、以堯舜聖資、適中八作邅、遶節內訌、京貫外合、希進鄙志介者、入為瓜牙、諸君子方乘泰用壯、而璫類繁穖、愛在廟社、是時公為左僉都御史、與左副都御史楊公漣、怲怲為根本遠謀、璉先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旣上、公從疏三十二斬、將以十一月二日繼之、而其下洩之、遻者遂於十月三十日、矯　旨削籍去、當兩君子倡議擊璫、一時中外共舉之、璫

巳錚微術宛而朝無嘉猷廼恣節甫遂至削奪
諸君子如振落而鼓脣敗面捽嗟反復讀劇羨
之使辭髮指舌喋喋嗛嗛媼梱矣自非　聖神首出
次第殲滅將安濟於廢言誰為唱唐業奄著廼
知天篤[illegible]聖神生公忠以折逆鋒抑且驅其燄
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於世然則公之功豈
徒一宛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傾納匡人
以破沮殘說而孽牙卽為甚訐總成一為朝廷
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觀二公宛

而世嘩然則公之言公之疏竟何如當　光皇
帝登遐也康妃居乾清　熹皇帝仍居慈慶諡
康妃固　光皇帝所托附東朝而登極命冊封
貴妃於是中人有垂簾之語廷臣憂之公隨公
疏爲疏曰內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
上御天惟　皇后配天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
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迺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
名分倒置即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

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稱于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發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竊恐將有不忍言者乞收回　遺命遂移別宮庶幾宮幃清而名分正於是　康妃率　吉移仁壽　熹皇帝還乾清而中人尚從諸洮公復疏曰　皇上既移還宮則選侍自當移宮惟是移宮之後存大體捐小過此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相疏與賈御史繼春及閣揭同日上蓋防微捐過

朝廷忠謀而猝命踉蹌則中人為之矜王奄安以正言標幟帝側自附正人魏奄忠賢乘間殺安而收其倚安者一璫死一璫拔猖不獨袞類慫慂而非其類亦覺欣合其所接盡憂國公忠而稱詔誅竄數數至　今上所譴戮又盡三案附忠賢者使諸君子盡如公不畏璫寧復有璫又使盡如倚公者之畏璫寧復有天下善乎高總憲論三案也寬與上嚴與下雅與公合可謂大臣矣公矜削奪而南逆輔微嫉璫刼裝以逃

然不聽已而策蹇就道裝條寥寥則又私曰恭無搜既公得以初服歸拜堂下從母夫人後與馬貲自分死矣若無以對兩尊人微以椒山西市及蓉母懵解兩尊人而諸逆璫謀逮益急徐大化劾楊左矯旨使汪文言逮獄及鎮撫問兩拷文言遂以文言連逮公是日一號殿災大風折屋樹死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試恭官歸恐長安諸攜謀狀公自若適楊公璉來問震桑原羅且曰勿恨公復曰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

時犢便我輩怕死矣日束裝候緹騎旣緹騎至公悄若惟私語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别已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矣妻子環相泣不冊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而謂善不可爲比開讀晴空忽雨如注讀竟而止里人數百里奔集哀號諸壇廟大張榜檄爲憤激公曰速我死矣恐止之偕車行傾城數百里諸父老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廻頂香禱北闕復拜緹騎郎緹騎涕泗莫能仰視又客約數百人伏

賜上爽公以長年遍尉之抵賀河西過徐州迎謁懷感慨者越千里類救敝毅泣道傍過河間司李某事公如平生止白溝則容城孫孝廉奇逢遣貢奇彥來會公語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瑞閒而惜之防更密下緹騎逮公者獄後矯旨捕親屬公弟光明以王莊民語先避得免既下公詔獄遂以受金脫封疆罪臣及妾議移官愛薦具詞謝上矯旨嚴追以五日奏又矯旨嚴追勿縱故每比倍爲嚴酷占酷吏阿比

爲茹無過者公唯呼天特寄屬弟光先曰我若
勿令二親知及比無完膚猶從棼淫中出絕命
詞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血與
淚潰慟不忍讀公弟明濬白溝傳舍張于庚杲
中孫鍾元奇逢殆漢兩龔瑜焉而以鹿太翁爲
寧宇鹿太翁者鹿太常善繼廼翁封公正也特
上下忿恚而惡幾逆不敢衛廼翁璫以魏邵之
護弼也而醵金先以魏公子學特所醵百餘金
往愬比翁仍策馬星行鄰縣其父老子弟各設

部分募應太翁而公已斃杖下矣公途中有哀辭孤孀之句又云欲託五戚諸閭恐驚震慮轉傍皇其忠孝大義起念輙在君父當倉遽罣不作轉語于頻得之歐陽黄生云公府年五十有一其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出殮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艇而南所過獨虞公大復爲莫賻呼入至記室慟哭董公應舉以片幅出短章來祭時縉紳坐二萬金下撫按追比伯子國柱就獄縣道掩淚行刑

籍田廬不滿千餘、倂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已及三族十族、始滿二萬、一時諸生在禁者十餘人、獨三四人以料理傾納免繫、甚以省視封大夫病、倂捕下獄、伯兄死、太夫人死、仍繫肓下追薦謝封大夫聞報卽且死、旣蘇而瘦、時偵邏四出、以飄撇恣其吹咋、途有聲餘、輒羅網、伺益衆以必兇而靡有胸鳴者、楊直拮据茂、抗疏恐破云狀得免、天下讀直指疏爲快、遲乎時乃有直指乎、無何李夔龍、恐直指、謂

直指曲庇公、以瑠遣中官按南州地、會避王府
未遂前而瑠敗、時丁卯八月二十一日也、公既
死、其黨仍議坐發官通內、當剖斬奴沒、賴新參
馮公銓削牘遊長免戮、令 上擊瑠僞邮公忠
之部畏下、公弟光先更以公狀伏控、題定逆案、
先後邮公如制、封大夫猶及見之、里中士民合
詞請祠祀公、撫按一下、各捐助有差、按狀、公諱
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更號浮丘、生之辰當大斗、
故以名、始誕有火光繞屋之異、資岐嶷、以六歲

就塾目過數十行無罣而措語成文纍纍不謬封大夫心器之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佐唐以王爵廟食於浮長二公義舉國初後桐全活無算大父父代多隱德後有達者意在是兒但虞兒躍冶耳廼屬師繩兒誤九歲屬文詩賦輒口就歲饑設室粥食作粥賦鄉人至今爲談柄年十四漸有文名麥一幹三枝作瑞麥賦太守異之性拓落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記然試輒大利封大夫爲延名師課讀業日就鄉副憲戴

公遂延以師諸子若孫業日精督學陳公子貞
延錄入泮時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娶母爲周
夫人兄弟九而公爲中子故以兄弟君學爲巳
任課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爲文章見
其各成一藝便欣然忘寢庚子科鄉試十一名
再不第每自諷以課諸弟無何周夫人歿娶戴
孫嫂丁未成進士仍十一名兩魁藝天下誦之
後且以振都人士筵拜中翰兩奉使絕餽遺不
入兩漕大水稱貸賑三黨仍佐邑令爲賑或以

爲所排公慨然曰當居貧洊饑兩尊人啜粥兒女萊邑親屬待舉火者尚數十家豈一官而獨難之周岳翁有妾娠而遭妒出五月生子贖之登譜矣周歿而族人以半產囑公爲搆公斥卻之尺寸悉歸是兒更延師訓之癸丑選入西臺候命八年強半依膝下築龍眠舊居課諸弟想曰此間有伏龍鳳雛錄縱談古今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爲續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戮人則無窮故百年之計樹人邇史

系用人之人更重尋常有洩號天下豪傑王名
日爲條次曰精神在此又言宮府鉤連烟畫
現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醸爽狄疑陰感召豨
費收拾而本症從一轍濁始彼徵治以人徵品
以淸己求命下即糾大司馬三四糾新舊平章
選中城即捕銓胥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數
益加意用人之人其兼撫西北城司城奉要人
意當署繁無辜者二絶其食公手批釋之導之
死領屯差念勝國餉倚漕東南晩至不可支緣

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辦力田。號三因十四議請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其富商大賈子弟不得志于南者、得徙力田以墾北人、其風厲有司以屯田爲舉劾。又號閭屯學、貲一取給於屯制一一報可。嘗　神皇帝不豫、瑞朝瑞忠賢矯令旨、索　世廟戚畹絕業〔公封還不啓、曰、尺地盡　殿下有、但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以田授。無何擬臣瑞奪予粒、爲屯田持號料之十三汾川梁清進、汾亟以人漸一而蕪、耶進愈積不可

問公力請蠲巡民題復徵收題餽每登勝勸祖
皆不勸欲風雨蓋天下大計在兵餉唯屯與鹽
可佐用口錢故樂不爲疲是歲租倍收埋學比
學政之難難於衡举早簡故府或謙前奇或謙
後說難起衰抑處深溺公以高華泰斗群學書
脈情緣獨劇道誼每拔拒塞磊落之奇材於蔦
人語有覺順紅勒而片語見奇其所捉多兩第
尚名文准于式數准于額每日士一登場文師
輒取爲務于捻習之而忍忘之特疏開武學額

班經武淵源期得兼資奇偉所至輙諸生射頒射藝錄刻兼材錄有古芳箭社之遺其意特遠故士競射而賸識爲開又置水田于涿聽貧生給八郡鄉試卷著爲例兩廵不薦謝郎俸入晝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難故十八年橐如洗迹嘗仍以爲謝殺公凡公所爭唯大體在察吏無貪嫉情而登下之不樂苛細毛舉其蚤計有後然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劾訐不然而竟以爲然當辛壬東紛人思撫衛故人出典兵旣不襟方恭

不忌嫉者內戚閹閣內官公府跡稍之然好鉉
識諸孫貽器者偶不輒爲剗臈其下遂撫熊公
初起慨然規之既罷再起又特疏救不快于熊
者及遂失而悄然者坐熊過耳公獨曰有本章
張魏公以逗遛殺由端而不入別意當無憾公
介亢不阿歷兩巡不納朝客書不狥中常侍若
發下貴人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務不濅不徼好
掩覆人小過而衣飾其僞誤下吏呈署錯第令
易之其私相訐揭多引焚之每言恩不可忘過

可念于劉言范忠宣別羡勝汲長孺合之也公
拜予言初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是時趙公南星李公勝芳陳公于
庭司並孫公瑋高公攀龍楊公漣相次司憲吏
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化中調考功鄒公維
璉再調程公國祥從外計諸君子慨然澄清而
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君子遂以
推謝撫逐史摭逐部院公已草疏娛家戶曰無
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庭文擬喬允升

馮從吾爲尚書逐與公併逐而璫一悉諸君子
一網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剿刃於群奸
所藉跡共手撰逆始豈非一事是非、念當舉世
歸璫之日、獨公一二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
時逢璫何異漢新、即　真人出御、而不先有正
人、誰爲特此朝夕之世、令元憝低佪而不敢騁、
嗚呼外周內唐、詎乏懷英而一日稱功四十八
萬誰復爲精忠、向者徃指三案諸君子好翹當
事以居功、迺諸君子半死逆璫、將無璫之逆仍

三案嘗事而死為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一不受璫推擢而同其死且流謫者幾人乃知事紫宮璫要不得逞周防隙遊忠至天下無一惡為寢言又無一敢不為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也守一城捍天下以孤疲當強虜蔽遮沮遏天下不亡乎以論二公而因以坐觀閹存恍附璫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公之先徙桐者為長二公諱某諱某某為公大父曰某以下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少保公之父某初封御史今封太子少

保王毋某氏俱贈夫人母某氏初封孺人今贈
夫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封夫人
丈夫子四長國柱以廕生承廕配方工部女次
國棣邑庠生配何方伯女次國林邑庠生配姚
孝廉公女次國材公逝纔六歲聘吳大司馬公
女長次戴夫人出三四表令人出女三長室戴
禮部公嫡冢子邑庠生閎閎前死周夫人出二
室方太僕公嫡冢孫庠生禹甸三室方工部冢
子邑庠生孔文戴夫人出孫二長之駿聘馬太

僕嫡孫女次之駒孫女一許方太僕三公明經
爲媳伯子等將以崇禎五年□月□日以新命
塋賜阡而以姚孝廉等行述庇太常善繼乞銘
銘云
銘曰嗚呼馭下錯貸防上姦窮上操下防益亂
下竊上馭伏戎嗚呼挺不可械也藥不可膺也
移不可逆也集菀死逆集枯死忠逆之不死亦
死其胸嗚呼春秋義鈇鉞腑溢兜爾懸不舉卻
坐不功不非不目不識不聽嗚呼誰以徐劇誰

以佐誰不有公死誰 開大業嗚呼 誰砆爾斧誰
煩爾獨不有公死誰 折狂鋒嗚呼 先皇帝末
飭六轡 今皇帝末 御六龍不有公死誰挈綱
維而授天公

明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振野李公暨配

累封一品夫人鄭氏合葬墓誌銘

十邑文行世家則有鄒城之劉麗口之李兩族罔不祖孫父子甲第蟬聯而劉得其四李得其三李饒孝廉二其在者發元仍當千佛上第兩族多文而文罔不簡束至行其幅巾方袍安爾蓬繩絕不効大家兒弟而質有其文乃丁甲繁多則李尤寂寥與兩族多姻親在諸生則與孝廉發元之祖龍

塘中翰國棠之父省野洎少師元冶之太翁振野爲友而中翰霆之父玄溪同入序玄溪之子孝廉震同予兒籍而侄鉷婿嫻兄弟也乃少師實師予盖太翁殁卅年而太夫人殁時少師殁已逾年當少師殁而堂于耋室于娶藐孤于庭衆爲心惻無何太夫人殁益爲心惻然太翁撫古爲暉實樹于脊太夫人黃扉退食偶覩聖善亦爲承懽作頌嗣宮益予讀世綸而雲錦天章昭垂日月乃知少師所噏嚛未㥞凡以太翁之養不克夫人而太夫人

之喪不比於翁然而承冶學兮和丸調禺其功
大而太翁木拱門高飛眾長楸太夫人大年異
數列茵日下斯亦日幾之特瑞皇際之特榮巳
太翁孝友思和衆殊慧㳍當靡聡載嘆而孤峙
錫原合群爲序仲產不問瘠肥婣怖調於溫凊
葢身腧道光家貧行義族平亭糾紛立應取携
其爐祜比於春腸祭酒高爲月旦而藜光未燿
座客不空眠柳楦槐有泥蟠天翟者矣太夫人
藏姑鉻於毛裹則太翁之奉婣也介婣犛於耦

猜則太翁之友昆也廼若餅佩食賓佐翁爲德暇以含飴貴猶劬績則貧而能禮豐而能約故察及米鹽御以滫瀡遂以承九命之須飽大官之賜撫亦手足之澤行開縣雨殁存之誼式於爲粲乎太翁生嘉靖辛亥四月十一日卒萬曆乙巳八月二十一日壽五十五歲太夫人生嘉靖丁未二月二十一日卒崇禎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壽八十六歲按狀太翁諱卯先號野淇號也爲邑諸生以少師貴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其
始祖平福秎居邑之梔口村生德明德明生進
進生甫榮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甫榮
生儀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西參議生二子長
師孔七品散官今贈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次師儒弘治庚戌進士
歷官參政師孔生東少臨洮府經歷累贈左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是爲太翁文配胡氏累贈一品夫人臨洮公有

子六太翁其六也生母爲吳氏累贈一品夫人
太翁配鄭氏累贈一品太夫人爲任丘儒官淳
女祖爲平凉太守珩其母王氏鄭實生少師諱
國譜太翁不售于璞而以廸少師司衡以少師
茂才異等當太翁艱而予之饒而太翁不見也
然相業廸于太翁少師初娶陳氏爲邑人陳煥
女繼娶趙氏爲永平訓任丘趙應麥女俱蚤卒
俱累贈一品夫人繼娶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爲
順天庠生張綖綸女女一適任丘庠生胡宇慈

爲蘇州府通判思恭男孫男一爲廕尚寶司司
丞辟趙出孫女二長適邑庠生馮仲爲貢生嘉
祥男陳出次尚幼張出兩中翰國棨玺謂對以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奉太夫人柩合葬于
太翁之壙而乞言迺爲銘

銘曰六龍翩翩匪鸞匪鵠閟其爲潛或振于野
子龍天飛兩于方及高城之東高河之下雄雌
合宮永食有殷

明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李公暨元配一品夫人陳氏繼配一品夫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予觀古大臣、以出處與天下興替相對、故有剝以貫魚不嫌為碩、亦有乾以飛龍不嫌為潛、要以內觀身、外觀天下、當其際開媼相、爰生孽卿、絀思編苦、儗退以進、儗去以留、迂其身衛社稷以待聖明、及天剗荒荼、聖啓夷庚、方且問寔濟

於碩適揚滯羽於卒林、而當進迺退、當留迺去
舉天下以仰奉一人、而謝大任於風虎雲龍之
從、蓋駢陰抗趾、決不可無一君子以續離綆、察
正違茹正、可容一君子自其衙日、雅懷、以光盛
世、予蓋有槩於予邑文敏李公云、公當今 皇
帝、以 憲皇帝遺命遵 高皇帝弟及之命、登
寶位也、蓋天人歸向、中外傾櫂、自非臣下可贊
一辭、獨是黨臣交口 炎新、賴正人防微杜漸、彌
今低徊而永嘆悠、則公之功在不見不聞、及

憲皇帝憑几顧命亦一領深心公於時承　諭傳
皇五弟大聲宣揚並一錄禁中遁傳數下以絕羣
嘗其意殊不翅捲然審視則又功在見見聞隱
即迹求者未必深知而老成長慮未嘗不須龍
行虎步之　聖人德福如天而　國家所賴於
正人遠且大正人所為迸身梟叢仰釋國家慮
長而謀猜按狀公李姓諱國楷字元冶號續溪
世居邑之龐口里其八世祖曰平福平福生德
明德明生進進生甫榮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

員外郎生儼成化戊戌進士歷山西參議有丈夫子二長師孔公高祖也次師儒弘治庚戌進士官山西參政師孔生東少臨洮府參軍生知先公父也高曾而下俱贈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高曾祖妣俱贈一品夫人母鄺氏累封一品夫人公生而秀歧玉立五歲讀毛詩八歲能文稍長即與兄子進士發元舉人發而摩切仰百禩祖武未嘗不念吾頴衝也萬曆乙巳試益子即爲大司農錢

令公栴谷翁重督學使周公叟奇之嘗餼于庠而丁外艱特令學博以缺補公隨報公缺以補其次當贈公病衣帶不解者五閱月卒不起哀毀骨立襄事如禮遂讀書張觀察藍田公塾雅爲觀察重己酉冠大比生入都門同兒輩與四方雅士雄盟予故與贈公友善爲贈公慶廸喆也是年登鄉薦越庚戌登癸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初謁予於白圍議試中秘予謂能辦廿年侍上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來第耳其豪

傑風骨不以一第躋競如此公文藻瑰頴而放
準循繩不獨制詩緝頌注蟲魚屑屑爲媒繫王
誠心直道卽精神蔭映而風規澄峻矜不推襟
送抱傳噴出之笑然嶄嶄中立貞不絕俗故異
我不甚猜疑又念詞苑非有柄秙頗見展錯僉
益欽歎幸稜但不置身於嶽殊不令世人有謗
人之疑丙辰授翰林檢討巳未分較禮闈拔名
士二十八人辛酉與修實錄壬戌晉左贊善甲子
再晉左諭德管司業事 乙丑 嘉皇帝幸太學

以公坐講易　上方刲禮儒臣舉歷朝順典公
以德望發明天人大義　上欽容恭已以聽環
橋門而觀聽者千萬人頌漢家白虎横經尚為
太平偉觀也署大司成精心引省法敦尚大學
以仰副　天子臨雍雅化尋晉左庶子克　經
筵　日講官次講尚書每借經發明世政以廣
聖聽仰承　注簡及　庭卜奏名第八遂奉
特簡錄詹事學士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公念璫患方張未可獨適再疏避辟

甚懇　上以舊學特簡不允公又念當廛聯鶚

視以一二大臣提龍矜老帶試分風學流之手

養大麵及蠶成而閑密事叢方且決濡怒淹恚

鑄石蓄於東波而剛腸勁骨不勝忿憤遂以軟

暖嫩灘頁一撲於熒輪而益其潰當是時結膽

之辱既已寒心銷忘即翩翩鳳遴亦役矜容愛

儀曾歷鬆習聯之末能而䠶一絢之絡者遂且

附影觀風遊登槐岳以謁欸於辰閣蟠山蓋勢

成而不可解自非無心大力誰爲綴淮南之誅

而況偶在肘腋廼自矢曰蕩勃之呂唐仁傑之武何如殺其身有益於君古人優為之而況迂其身於廷斷斷然承　帝命其辭疏云天災物異繇徭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瑠方辯謝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而公不忌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驟然立於四處身欲卻然閒乎六幕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於己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於明主或藉

之以行私職掌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異徑
慱長厚之名偏執胃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
國事蓋公兩年圖擬總此先資而曲防終始一
腸矜璫欲以邊功合諸營建若捕緝徼王封一
時濫濫榮黨邑而要結其挺勁者於綸扉更奏
公以丙寅六月參大政則有　皇極殿成功若
其鎮撫明年有延綏撫提及　憲皇帝違豫則懸
敘錦州提敘三殿告成衛則三太宮衛爲下底
訓內紹小合爲下如則坐此文許爲下四代之

□於□援而貧窮禦齡將下九營公無一不

疏辭再三中間有允有未允公殊嘆嘆而兩叅

吾之叅所三不得辭迺不問僅給至　上登極

得允允公所辭累繁若若不比躇歎微獨循階

懷不與邊功不與管鑰總以進賞恩成不以濫

恩傷本懷故越夫人之彼終施歸聖而不一乞

衈卹伯爵釁于止罷以[illegible]撫[illegible]盖清止以鋪遜

萌卹　今上御極求活[illegible]後先放罷閑員而

獨于公眷留不[illegible]而能至六七上不允

不休則公之進退大爲天子寵是時婉曲周旋
享與持而卒莅於正霽矣門後讀劾三臧駁子
以劉司隸得不流汶之瑜恨楊忠愍之指爲二
罪也後以劉宗周劾張武淸持重巷以撼 官
闈公極言子不宜佐交難毋而況無閒之交毋
亦如予議武淸得不重譴而罷然予議在瑲坊
張而公議在邊既成遂以此罷親安 宮闈公
之力爲大者也亦令紀死以法後瑲之淪綱抵
鬼之怒雖不可測然豈幾于全公則其事何以

號爲胖令得釋今且爲良二千石輦下遊祠不
捐不竭自丁翰編乾學外不知有幾人而綸扉
賓禁絕之挾瑄以請者公絕不見而辟雍之際
嘆不尋媚疏　中朝有不祠之鼎臣也公之力
爲大璫祕以嬌坊於里鑄忠臣印勒天下榮爲
祠遂有疏葬土不足封者璫一一劾葬新試天
下其黨亦無一不劾美新至是擬令史臣撰述
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召言假上傳得公
持不可而疑祕璫類有廊清之譏已亟欲殺方

御史聶懋給事世揚諸人公力執之不得會
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璫猜猜而罷璫屢以偵
捕邀邊功及款予不應而歸迺以款爲邊吏不
成適有寧城之捷遂以款御邊而奪其功邊吏
嘗有亟謎得公議仍得薦叙而文武主兵者罷
歸公允票擬毋據法詞辭不盡得於璫而決不
唯諾以行其意如朱童蒙等之奪情魏良卿等
之謬封公俱擬不可而璫獨以意行　熹皇帝
大漸璫假遺旨以忠賢首受顧命公執議削之

曰奈何當此際致　主上亂命乎　上在潛邸
藥識羣臣大槩及　龍飛御宇而黨臣尚在左
右　天縱聰明一一辨識遂倚公爲重一時高
文大冊如登極如　冊聖后如一切飭屬停刑
供公奉　命擬上以　登極恩加左柱國兼支
尚書俸廢中書予誥再疏允辭兼俸於時覃恩
有加典冊有加特錫文綺之賜日隆公方班在
季孟自幸脫涴淖登明清展布支體仰答　注
眷然終念涴淖之與居爲心疚也方以病擬疏乞

龍遊國子生胡煥猷有言疏曰昨年七月先
帝拔臣講幄之次適逆璫方張謬謂黍跡銓路
或可挽救不謂竊柄街恩動借上傳以行今年
五月決意乞歸　恩孔庶幾以　先帝遺豫旋
忽龍棄羣臣然引慝避位賜一日而九迴恭追
皇上剗除元兇煥發新政回想一年之內與愉
與居危蹈與處棲棲憩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
上温旨諭明公又疏曰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
能如中屏蔽之固鄉邇鄰埒之所任帑中些之不

能如望之死於弘恭陳蕃死於王甫悱惻披瀝
藁惟力窮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絕不徼求郵典
避遠權豎之私憐其情可知也　上仍溫旨慰
酉公感泣時事迴旋疏曰天下不可以方隅限
人必不可以恩讐私日來轉局日奇叢報日速
何如一意急公倂忘偏勝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
天下人理天下事事必考其底績人務期于靖
共　上優旨慰留廼出視事隨有辨明心迹疏
有　旨稱公忠清端亮堅意主持又曰啓翁調

剛足稱丹赤誠然砥柱之節又曰終始無阿心跡剛明又從所奏優卹楊漣等以慰忠魂是年十一月之望月食太甚公擬諭修省明年以大憝既除百官未飭擬諭云嚮者動云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遵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一時惕然悚動公廼條次十事其仰關　聖躬則曰勵必爲務實益廣聽納崇節儉上一一採納其獻替內傳俌要貼黃分曹簿稽郎令公與同官舉行至用人恤民之大則

積材慾貪務修久任以部院如議申飭公僉上方鋭意明作其所條次不獨推體聖心正以防上所漸忽下所秉藉以仰佐明作故其辭有曰聲色貨利不得移讒諂面諛不得惑左右勢御不得伺意旨有曰經筵日講下詢講臣俾反覆盡所欲言輔臣亦竭慮補講臣所未備有曰題奏文繁當先籤節要以便省覽有曰咨詢羣臣如古宰相奏事諫官隨之明庭益開品材可擬有曰一切奏章槩發票擬或有上傳

容輔臣推審事理有未合者隨封執奏于獻可
替否之中杜竊恩藉威之漸時邊餉急缺公詳
各邊餉疏因奏各邊所急且天津運價十數萬
無措上立發帑金五十萬　上致齋文華殿召
公入對令叅詳黄袱揭帖公覽奏此無知小人
淺俚悠謬不宜傳示外庭焚之使　上從之又
勅改票御史袁弘勳疏公稱　皇上明目達聰
聖諭息邪與　聖德之事又出請帑揭帖公復
頓首謝因言　天威咫尺臣等一時悚懼所懷

未能盡忠惟願　皇上召對府勳與大臣言官
共商政事取自上裁則君臣情通治平可期
上曰卿言是公又言昨奏票擬或有錯誤惟
皇上明示省改歸於事理之當　上曰改票朕
親以御筆行之卿等詳酌公頓首謝　上又勅
遵行諭旨公上言　皇上躬親大政綜核名實
召臣工課勉之諸臣自能振起精神以襄維新
之運上霽色嘉納公八二月以病乞骸者再入
三月凡四疏以傳首輔有疏　上報曰卿忠誠

洞達允愜元揆度品既宜論貪亦當機衡重務朕今悉以委卿已有旨諭留何得復申前請況詔朝恭進　皇考實錄卿以心膂大臣正宜表率百僚贊朕孝思光茲大典若再安私室君臣之義謂何公遂以還官敦趣入直疏謝因言輔臣昔謂冢司以其關通水火之交而燮和公餗也夫德不配位則瑕釁彰受逾其量則顛隕速此其咎在臣一身然今天下民窮矣而迫比方急軍饑矣而月餉日匱逆難將禍未息揷酋已

擁衆臨邊安賊毒焰正熾關苑已横戈淩海此

皆 光廟實錄未經見者適今弃榮一時在事

諸臣或悠忽日月蔽諭拆衝一旦警急何恃不

恐 聖明洞悉安危博覽材品頓 召對時勤

俾任事者與言事者參稽 祖制爲經常可久

之策實力行之天下可爲也有 旨召對諸臣

參求祖制當不日舉行公以乞歸引舊輔薦韓

蒲州及予其所稱抗權批逆定難持危兩人未

敢當而中引論相語有云持心如水以義理爲

權衡而已無與又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則誠相道也　上以忠誠嘉之公乞歸之疏無月不上輙蒙　眷留會羅御史元賓後有言公自四月之望辭疏凡五上不得請入五月以母老身病六懇其切至之辭不翅李令伯　上爲感動允去其　予告陞恩近代閣臣所未嘗得者有云終始隆眷眞可以酬公兩朝苦心矣允是辭　賓餘恩允辭太保至是允辭太保謝疏有云嚴嚬笑謹幾微左右非老成著

閫不以奉趣姑女謁非外廷公選不以承御幸又云陰陽然并之過激也其極至於拆膠墮指鑠石流金然而候至則移時過則退凝寒極熱不可爲常亟以爲正氣沉伏之後利在發舒元氣休復之時法宜將護義亟仁育神運時出秋肅春涵乾綱獨攬又乞還胡煥猷胄監有 旨忠愛溢于言表朕何能恝然仍許以要着許以方行進復煥猷許以錄用公以六月之朔抵里其謝疏有云吏道悠忽遑方蒙蔽勿謂富強爲

禾務法崇爲迂謂有　旨嘉悅迺三疏辭川省
敘恩受銀幣又辭實錄傳應不允公歸以得奉
太夫人爲快而殊恨于贈公不一日養也每會
宗人語以仰念祖德勿以偶博一官而叢人怨
其敘應予從弟劉棠再予從兄子璽及璐立家
廟爲塾置義倉于側贍族人以仰慰祖慈奉女
兄如兄附炊竈如姓宗也當其脫材虎際風雲
斯以爲快迺更謝天下安危之任與同學少年
徜徉洪山白水之間攬千巖之眞氣似六月之

悲壽樂手捫天把盃問月未嘗不快身到滄洲
槃携伯仲也公與涿鹿同館並留遂成大業當
事實嚮予贊決去留兩公皆少年予參大政則
公登第之歲公低佪史館日予已角巾里第予
再啟東各相勉而不意爲訣也予邑以甲第接
武四世者公與鄢城之劉而公遂以大業顯盖
文行世家云辛未春三月忽以疾不起盖抵里
奉大夫人六年而終以先訣太夫人爲恨也
上聞震悼遣官祭葬如制贈太保予中書廕謚

曰文敏公凡三娶今爲累封一品夫人張氏順天嚴庠生經綸女有子女不育今爲公撫其前配夫人之子若女其初娶于陳爲邑陳處士煥女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順正勤恪逮事舅姑佐公成大業每分燈爲紉也即登第上玉堂公猶是予嚮所云十年諸生也盖攻苦茹淡夫人同之以初封而歿再娶于趙爲任丘趙司訓憲夔女封安人累贈一品夫人穎慧通詩書大義公方歷官詹陟通顯夫人亦視趙君惟謹從公考

事始貴而能約不見公參大政也公生於萬曆乙酉十月十七日卒于崇禎辛未三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七陳夫人生于萬曆戊子十二月初十日卒于天啓壬戌七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五趙夫人生于萬曆己酉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天啓丙寅五月初十日享年十有八子一爵蔭尚寳司司丞趙夫人出女一適庠生馮倬爲貢士馮嘉祥子陳夫人出嗚呼諸君子當天啓丙丁之會非逆卽溺或亟圖隱約未有璧完者

及歲當　新祚風虎雲龍仰承作睹亦未有一
脫梟群頑嘵鳳覽上奕天袞下集民磐絲始稱
一代完人而履順居正如公者予讀易至剝復
悉持剝之大臣即養復之大臣也　熹皇帝以
堯舜格于中人遊方行而小人長須大臣以止
之　今上翦奸芟頑遊方除而剛長須大臣以
行之然蒸遊在姚曲而承聖神帝睿奩遊故予
剝曰以順止于復曰以順行蓋剝若附而不入
其中遊不拆復若在中而不動乎外順不行然

則明夷而以順處順尚猶渙貞而以順處逆乎

乎於此識天心云爾以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八

日奉公柩塟于　　賜兆以公門人薛知府玉衡

狀乞石言蓋不勝喆人之慟也廼爲銘

銘曰㦖勝有楷蛇遊有禮以撥以調不緒不斷

才智猶犄戰爭偶偶結轄我中齟齬我外公曾

有言用明而晦龍伏于蟄蠖藏于蟄公胷有言

用鈍而駛驚舟安流泛棃安啓國蘇嘉猗節姚

迺趣驥淵怒濤橫流逆濺出沒百椎吞齧萬川

不有巨鑿其壁迴邅導於勢因束於氣滅洒宵
龍魚淺潛日天坤維不拽乾經以旋龍從淵躍
廼用汝雨波亦不揚颷亦不舉醒於國狂寘于
斷羽枯不以發燄不以圍雲臥裴莊展遊謝墜
戢炭焉　弄丸但擊讀易剝復如循於環以山附
地豈不戰為蔚爾碩果而終巖巖以雷在地劭
亦閟酒黃鐘方芽青帝提璇扶杳于若迥光于
瓏玉琢兹粟金鏤茲堅其在先朝廷辭華盛其
在維新廼承榮命辭為　留變承為去徑碩以劍

孫朋以後勝剝順以止復順以動一動一止天心永定

明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浚泉并公暨配封孺人累贈恭人盧氏合葬墓誌銘

予淶發喜謁吏部辞過郡邑治行高等輒詢其狀當浚泉公以制及兩計歸既爲予姥姥悉所以治郡邑者而予少與伯仲兩嗣君遊公復以季子洪垣師予文得以長者交公而更悉其家政蓋公之配盧恭人歿十六年矣而公歿伯子洪極持姜進士所爲公狀并所自爲恭人狀來

乞銘予遂以狀合予所悉者條次其事曰公諱
濟博字世化別號浚泉世爲文安之柳河人有
諱仁美者自柳河來仙居鄉遂家焉一傳而生
深深生寬寬生仲祥仲祥生琄以孝謹聞累誥
贈中憲大夫貴州黎平軍民府知府配王氏有
賢操累誥贈恭人舉丈夫子三公其仲也生而
沉穎不妄嘻讙兒時失王恭人哀毀如成人娶
繼母張如事恭人既冠補諸生庚午以所戴禮
舉於鄉辛未中進士初授牧牧苦鬼若喪恭人時

既上南宮慨乙榜癸未出為通渭令通渭地僻遂多逋賦公單騎抵舍披荆棘居之不遑裁以法而時集諸生於邸飲食之為講說行誼若課子弟念隴畝未清故有隱田乃有包稅或代輸而乾沒之乃有復稅詭租吏按籍課輸至奸欺不可問公履畝經丘田清而稅歸于額又以公羨三老司歲入無復乾沒為奸利者故私逋完而不煩獻朴兩臺以聞有白金之賜會寧令夙恚王生適生之婿盜環而縊遂抵大辟公復按

之得自即會寧令有治聲不視其案也曰法止是三載考績有璽書之賜擢邳州守邳當水陸衝值歲苦河苦徭役公至則遜九等令民自占而質諸里甲僉協者註爲籍間以聽繳所標識若豁所巡行偶系者繩其欺設而徭役均乃復察地脉剛柔以計工力而畚臿之費既定不更派一金更爲申巡堤之議物土方議遴選量事期計徒庸七日而防成公有巡計其所儲不必且蔡歉嫣而遊於用嘗蓄致至十數觔斤迄採

湖中并為索至數百萬斤會靈壁河决解河使
務鮮無措而卒藉公所蓄以塞决口至三倍其
直以償之鄰務旁午公行河輙兼聽質或伺客
於河濱輙以了公事每從旁晷按數百牘吏民
駭其敏捷公嘗言有從父貲而譬家爭曰予母
也按舊法鞫之不驗遂露骨于衢而數欲驗之
數不果既月餘卒徙則月餘皆其子在耳乃罪
爭者曰若毋守而入代之耶伏其辜督河使方
欲借公監司河上而公以繼母訃歸服闋補鄧

州屬宛洛大祲流傭肉薄左食不糊口而群聚爲疫至勤貿貿百里外曾不見庾廥而瘠溝中公以積贖千八百金合　上發所析金二千餘急買穀布災鄉遂沿鄉核饑民而予之符至粟者但頭會收符隨所在出穀故小民無一切患苦而行災使者亟稱鄧云爲錢壅重法疏之而壅益甚公出倉中穀平價而市斛之斛不過三盡許以錢易故錢盡泄於官乃下令以粟若銀易錢者聽民旣以易穀一不給於錢而又見官之

不難以錢易也自如約與官易蓋十日而錢行如故且得息二百金以聞之上甲午擢同知彰德郎臺董公從民望奏留之以貳守至則清士伍按籍而汰老弱以省歲餉會礦稅使貽藉亡俚走長吏於庭而縶捽之公笑曰子豈以踰踰受溫蠖者捧手不拜而璫亦矯意禮之卒因事以導之正亟無專政諸所與學禮士調酌權揉每晉夜焦勞以匡守所不逮嘗受牒審單民戶口爲百姓稱快又嘗以丞攝守若州邑或州邑

各投牒以請其去無不攀卧挽去轍者公所至治革務求實効而槖不贓一錙故所至輒薦剡數十上而人人願得公詔予誥晉階辛丑擢黎平守黎當兵燹後宜以蕩夷簡易調輯其人裁遞馬四十五匹歲省金八百餘諸所除苛解嬈如撫嬰兒而時其乳哺蓋[illegible]漢情形既悉而卧閣以治黎人稱其重青衿詞馬政裁門稅革濫訟平市價釋渰禁懲巨蠹種種皆二百年剏舉者丙午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兒時公已激賞不

頑滯滛縱鄉而當事方以格柅公葢甫下車而
輙稅歸歎矣歸七年而卒公悃愊簡直語無僞
倘其綜理劇客而逡巡爲讓義不避鼎鑊治生
若裔特好施予歲出粟濟族屬于寡姊若侄孫
肄爲館穀終身在下邳趨公堂賈公西圭客死
遊旅公輙捐俸理其喪葢天性樸直好行其德
而盧恭人實以樸直丞佐之恭人父應登母董
氏恭人初以公官通渭封孺人再以南陽贈宜
人後以黎平贈恭人十八歸公輙斥鉛華佐公

於學時已不逮事王恭人日佐公養中憲公暨
繼姑中憲公嘗張貝欸邑侯爲恭人以長女伏
床蓐輒勉起修洗澳蓋張家姑嚴而恭人亦自
其茶苦凡四免身率不踰五日即盥沐服家政
歷宦更如許歲無其疏布佐公應賑爲公置側
室舉一兒憐愛之兒殤殊悼之時時調熊尤皆
諸子不欲效大家兒郎宗黨中有貧寡者每節
所自奉以振其急獲有子女逾月始貴以聘而
御諸婦恂與君子恭人少軼掌積痾及從宦往

往以藥餌自衛丁酉秋公撫歸德會恭人疾劇遂不起公生于嘉靖丁酉十月二十八日卒于萬曆壬子五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六恭人生于嘉靖庚子十月十二日卒于萬曆丁酉九月八日得年五十有八子三長拱極太學生娶大中丞姜公璧女次拱徵庠生娶臨潁簿保定高公登女次拱垣廩生殁娶中書紀公大績女兩嗣君將以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奉公柩于先塋開恭人窆而合葬焉史氏曰鄧墓有公生祠

在郡七里河埠口碑其治鄧大畧而宛務各有去思碑無不稱其樸直有幹畧里居爲澤國議遥堤費省而利大當事竟用之其詳具平戎志葢與王大司馬展河議并頌於輿人尚猶是邳河之緒也恭人嘗結褵郎賦軻佐家政其大無如曲事繼姑而輕財好施始終與公合德葢井氏且世食其福也是宜銘

銘曰仕人鮮禍甦於蒞利公所撇跡半在天際

邳有沸魚宛有家袂静以綜恭恬以馭跡萬美

於九瑠調於御不惜鴆苞而榮豸佩亦有懋淑中閑縫醜子子孫孫承承繼繼緊膺白遯我蹤勿替

翰林院簡討勿生王公元配孺人姜氏墓誌銘

嘗閱世家予治嘗顯赫中或至藉聲悅以傳殊令人痛然毅悅頓能光揚予治而大其傳又殊令人且痛且幸廼若三世孤婺拊子拊孫載咏蛾術而卒以似續于祖其幸也其痛也予友王翰簡諱陞字德懋號勿生其大父慶陽公佩以進士高第爲良二千石父樂安公惟幾亦以進士令樂安翰簡接兩世佛名直金馬著作之庭

蔚爲畿輔世家然三世獨傳而翰簡歿遂以三世之業倚於元配姜孺人云翰簡濡考毋楊贈孺人而配得以孺人封孺人故大中丞姜公蒲汀諱璧之仲女毋王封孺人其伯兄緄武諸生以子銓封肥城令仲弟揚武以進士爲掖令季弟經武諸生狀孺人者兩王舅各以進士爲名宦樂安公初爲翰簡聘姻于中丞也中丞公方爲諸生樂安公歿而所聘殤楊孺人撫藐孤而中丞繇郎遂續絃孺人尚憶中丞公奠楊孺人

銘曰夫人來肩瓶績前盟一死一生恐負交情

孺人願少於翰簡公趦待年而于歸云孺人生長富貴而又婦獨子揚孺人更次祔之然孺人念姑慈而益恭每薦嘗小姑以安姑揚孺人蚤娶而獨祔翰簡公及一女然不以娶之孤㦯折莫嘗命負笈遊賢豪間若王文端馮琢吾先生之門孺人既辦裝以出則入奉孀姑唯謹而佐姑視家政揚孺人喜曰佳婦愈益飭翰簡學曰予倚有佳婦門内外誦曰良哉少主人翰簡公

舉于鄉登進士入中秘爲翰林孺人辦館餐視
朝衣鷄鳴之警如諸生時飭中外唯謹神皇帝
之季詞苑無他攻多得擅地酣歌翰簡公復負
豪畧一時挺騂秉羽之英蓋欲得公爲遊重孺
人飭鮮腆供當滿而旁問客何似君雅不欲公
逐綴華行並也且曰幼而貧願君不煎于貧今
且願君勿忘貧星聲斑旋不翅牛衣之諷而矢
植少君勿忘也更曰拯珊金馬門預期大業而
遊洒人于翰簡公奉英簜于宛分較南宮唯期

瓛國家得名人以不孚命固公所素盟而獨人
相賓敬以誠固適矣孺人自公為諸生至官長
安操家政如持六府之憲釐然有條次身無敝
衆之服室無文衣之飭于婦而下無敢禮紫珍
作繢聽也軋軋絲車坐納薜許而釜筥有別瓶
甒有堤誰司箴工而紉佩蘅蘭誰司炊爨而菜
臛肉湔誰司昕夕而不瞀于桃不鳴于籤至于
感戢勝虔苑寢聽雞鳴而教寧獨金鹽玉豉料
是凌稚抑亦戾疇芋區指彼所眡故問耕問織

無敢以蕭芷雜之滲中無敢以燕鵲雜之隴上
富翰簡在一切家政唯孺人是操郎翰簡公登
齋齋雍雍一如翰簡公在晚適依王孺人中丞
公女五而王孺人出者四其長婿爲予友井暨
州茎玄自首齊眉于孫扳扳王孺人拊而榮獨
攢療孺人丕王孺人殁而孺人益孤嗣于娶婦
成博士弟子員且有子孺人爲加一七孺人倉
而質慈益惡及姻親益符以衆火者率以翰簡
一親而兩給之如翰簡無不及而未嘗杏日爲

兒守此銖兩也斗粟尺布謹于嚬咲無何嗣子病日為調藥餌視飲食語曰無有懽怡一日九結當其在褥眡焌悶友延師曾未得少舒眉萼而一食子婦之報無何子病發而以癸柎癸如響者奉楊孺人乃更含飴抱孫如楊孺人之柎子也孫殊穎脫而文登入鄉較而以孺人之柾孫女為婦乃以命孫曰未亾人忍死為兒安若兒誠不忍忘先姑令先人之業墜地而荒耳兒其勉之承未忘人意以昭前人之光孺人因念

翰簡公塗術駁短既乏盤盂壺鑑之篆銘而貽奕有謀豈水有芑詞誰鑿悅之支不足寄不朽深思迺以孤孫從諸公啓當專豎雙闕昭三世隆光而翰簡公分宮墻俎豆孺人所爲以弱女子承先志乎予與翰簡公少同輩研而又後先宜承明兒鋈埒于姜也筵聯兄弟之好兩家娣姒家介然孺人嘗出諸娌拜伍夫人益謂孺人慈而予彌之望殷也楊孺人娶而撫一子一女予娶婦女爲紀家婦三人相依也而不見予生

子孺人樹嗣子娶婦兩人相依也幸而子生子
而嗣子歿又不似翰簡公得當毋太孺人大故
其三世事姑不以姑以母其樹婦不以婦以女
翰簡自言不識兒胎有髮孺人初見呱呱便溺
而走晚乃抱孫諳恩勤而斯也翰簡又曾為予
言嘗聚骨中丞墓傍予楚楚不能語孺人望西
廱之樹而念掘閱曰祔未亡人于亡耳當爲弱
孫見索佳地其明辦而決更可悲也嗚呼當孺
人欲稛霜焚廝滌咀嚼嬰華也夭曾不十賚于

星薔而茵開葯房沭簡恭若以進機羞亦曾不得抱璣含瑞及其釆明月于鮫宮攬彩羽于丹岫豈不謂英英照人巍巍鳴世而脩月方工記玉先約旣不能挽駿猊之長睴留玉署晏卿于拗攏又何能延鶖颷于秀木𦔮縞羽于旋嵐嗚呼天胙光德善積不廢豈夔棄不以引齡而千年之丹丘適逢一俛也大興亟仍高天難問孺人所爲紆思編苦讀悠餘而永思惆萇楚而淚水然則破蘋風之扶上想桑日之淵雲捧竇泓

以泣徒付外卿之率祖彌念我艮執胡天不弔
究災委婉中道仳離不案舉于操作機不續于
約綣手之對季騶念哲人撫蘭芽愴重背誠痛
之也孺人生于隆慶五年八月十一日卒于崇
禎九年正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一祚永
邑增廣生娶田氏兵部尚書田襄敏公樂孫女
錦衣督都爾耕女先三年卒孫一謙邑庠生娶
姜氏杭州府同知任銓女祚永出謙以崇禎十
年三月十三日奉孺人柩合塋于翰簡公墓特

姜孝子經武所為孺人狀乞石言狀稱孺人貞淑慈惠本于天性其端嚴簡肅似母其柔靜勤操似姑生平茹荼茹蓼無一非攢膜刺心予亦悲其然乎既銘翰簡廼更銘孺人

銘曰嗚呼以韡睆代方冶而亢其宗遂以兩撤致而傳無窮孰謂孤鈞寡珥而不當一雄嗚呼是所稱未亾人祔亾人之宮

樊令公墓誌銘

予夜讀淅川志紀舊令樊公瑪毅然以古循良自任且曰有守有爲撫邑以來興利多遺澤深未有及之蓋甚快其人而動念於公之孫望莪公望莪予同年友也明日經而來謁者望莪之季子夢斗泣而乞望莪銘望莪八十有八矣數月前曾間望莪予婁門人穆如述其靜而健日若潔齊而足不越跡久矣巉峻之景駛如迅駒所儕中更失良友讀王獻我門人書爲之三嘆

因念季子來而何以先勤念于舊德也公樊姓
諱敎才字能所號墊莪始祖諱希祁縣小興州
徙文安贅于王君城東南家庄再徙城西之郭
里希祁生志學以人才授山西廣昌丞生政封
工部虞衡司主事生瑞登成化甲辰榜進士授
兵[illegible]令入名宦歷四川順慶府知府忤逆瑾罷
去三綸生潤俱邑庠生潤配程氏生公祁以晚
子一遲授學而太翁蓍病公以十歲依母授書
書[illegible]落而歲異恵仍採草木抵膚克饕而不廢

學十四歲試孟子科雅爲王令石軒所雅重居
三年入頻又三年食廩八等試輒冠諸生督學
使無不以名家術方以選貢入太學則司成李
公九我方公中涵比公照册與大名成公誌孚
七八稱太學七士衡數亦不一得第謁選入則
袁石公留以卒業而公意堅遂授翼昌文縣令
嚴邑閉煙方八百里僥嶺訟備六察居亦于短
長蓋官獲先辟招訟以取鈞金故辭繁而官饒
瑣科日紛山谷入千牙前公旣剖誣謾而力絕

贖鍰酌輕重予之法更奏記巡方使者謂左邑非有大姓可煩斧鑕既從其請矣廼有綱官吏于牘而以僞印投者公以印辨其詐巡方駭公之明而能辨蓋信銗筩之多詭也邑故設守備統所十有三當蜀道而兵多占冒執单而籙者多非其人故有一人而數十单或及伯公為補其逃亡清其射占按名以籍按单以名籙無敢冒而伍克邑多士應比長安負笈三千里而有司不贍分毫公請以紫馬八十金為諸書為令

更僉洲劾之區額賦艱輸而肅調不平征歛亟數興作更艱即學宮茂鞠公為清審編減商稅除耗羨均解戶脩倉庾濬學頖漢吏幗幅不月記而歲記公殆過之無何以杲與郡衙而連染公迺諭靜海其地去文安不三舍公既習其風尚文格而入覲嚴關殆甚于秦之文也倒庋為風始合紳衿于胡令公捐輸以脩一時文心奮起多士固素佩公大業公復以大業課督而手甄合否一時名人蔚起感公者遂豋公俎豆無何

晉藩授有洛陽之行福藩 天子愛子其從官以廩不時給而倉褒于市公奏紀數千言畧謂欲爲 聖明之世保治安又欲爲 天潢之派計長久其私爱公計莫知民窮職每見藩府從官需索物以糊口因念官府且然閭巷可知洛城且然遐陬可知民窮盗起靈竅之禍可爲寒心我王 皇上之愛子我王篤孝又深得 皇上之懽心倘于問安稱賀奏章之中婉致一言以盛幾諫則 聖意不難轉回仁澤不難下究

諧奚王勑閱兵糧餉而優旨荅之迺須從官譽
內外有頌聲焉當事無不以文章德行稱之而
公且乞骸歸矣謂擇徼而官當隨所官圖可以
不朽乎官望哉公之監官尚可不朽乎以合浙
川衆尚猶行大公之道也公以癸巳與予同特
選之典闈懷魯師拔之李雅野師識同榜于京
兆棘闈公與予同大城賓繼蘗篤小招提入同
發出同轡相與論舉子業暇則覿同遊蒲博爲
戲予兩人不甚飲而與同遊共酣適時當領試

卷硃錄上大宗伯而公丁太夫人艱倉襃既不可留而硃卷不備則禮曹他日無以爲名予廼以公歸而代爲錄進以幅短而錄入者再其後試大廷入成均盡後予三年予登甲午榜公尚婆娑菰林又十年予濫詞苑公方以茂宰試京舞手予以乙卯有南闈之役則公諭靜海丞孟一水相望州中睽後公顧予于東年七十五矣捉蹤臂東楮縑翩翩嵌洞蒙仙也相與聯舋遊尋山黃嶺之奇崛而攬紺河山其覽鑠不翅新

息抵掌談阨塞爽險紆所撰策又不翅同貫學
登籌遊樓聚米畫灰盡細擲長楊一一按攬時
則衣公以駝尼醉公以青田壺意動神掀而少
年豪宕不羈之前頽以忘年即于龍鎮歸來亦
從探于下里勿歎息于生平相與之人蒙曾幾
何時而半同雲為沒滅如王觀察四槐姜中丞
蕭汀紀黃門豫吾王觀察夢嚴皆嘗呼公為九
齡小友既化為古人而同遊英雋如王翰簡勉
生紀鄉亭廓吾姜披令克光又復或在或亡時

方推公以洛耆祭酒而藹然長逝言念今昔可
勝殄瘁之痛公負材倜儻而晚益斂練其急病
讓夷若豪于名𥙷而行有方格固恂恂德讓曾
目覩陵尊加大慈有𡜩注衆正為平亦緣是不
合于陵加遭蜚詆于司衡先受坐之士罔不同
古共誦而名更藉藉以張家居二十年日編司
馬史題君臣二目凡十三卷又考古人所經歷
為日涉編日端坐一室至壓敧硯席晏如也即
㢘氛闕入公居二里許若不聞每五鼓盥洗洒

拂身爲之終其身不倦病革惟曰生平正直絕不作兒女語蓋篤行君子哉公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三月十九日卒于崇禎十年丁丑閏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八配劉氏有丈夫子三長夢熊娶宮氏仲夢祧娶張氏庶生俱早亾季夢斗庶生娶李氏女三長適較尉張鳳鳴仲適儒士邢惟揚季適武生裴懋揚後公十七日卒夢斗將以今年九月十七日葬公於城西郭里之祖塋予爲志其行而銘之

銘曰資則楨棟品則璠璵名傾子墨遇始除書庭無闒文介無冒糈花城廼謝桃蹊廼紆司海濱鐸曳王門裾行有方幅誼無咎且天人董策治安賈疏嘉言則啓王心則愉鱣不下堂鵩乃鳴居挺拔遴操而試一隅澄清大暑而除一塵其風叟叟其致蘧蘧其氣𫏐𫏐其神徐徐雄風斯飲廼過右袪今兩斯氷廼過左閤芝房三本掌握一珠上揚宗祏下啟賚符百千億孫覩一顧謨

明安州田烈婦成氏墓誌銘

予友濡陽田平墅以辛丑高第歷官登萊道監軍副使生平凜凜負大節每論奏奮不顧身予嘗薦之朝白一介不取百折不回故其一門風尚多以氣義相高有丈夫子十女十孫子女亦復十餘丙子秋[illegible]陷濡陽人死者以澤量而平野家死水死火合子女八人獨烈婦死最烈烈婦之夫行第五名之龍為濡庠生材可嗣平野大業當城陷婦即囑五郎携兒廣智奉老母去

勿顧我。我急唯有一死。五郎亟掩家眾於壞垣
■亟奔壞垣。五郎急扶母隨小大他奔。婦獨迷
失道。急不得覓。僅護母若嫂妹諸兒越陴而東。
婦果為■驅。同他婦閉一室。婦急投繯者三。以
衆婦不得死。衆婦與得他逋也。■復驅以騎行。
婦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從驅以刃倨之
出。婦罵曰。我成貢士女。田秀才妻。吾翁以名進
士為監軍。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一步
以辱身辱兩姓。且罵且手掬泥沙撲■怒掷

衙射之婦且死猶罵不絕賊愈怒以刃臨之而頭顱碎、過體血水盡赤、他婦遁者從旁睨之、識爲婦[illegible]迟、五郎就衣屨認之、及斂目忽大張、衆驚烈烈有生氣也、不知一時鬚眉丈夫有此償烈乎、婦端嚴、不苟嚬笑、工繡刺紡績、以十三歲來居女室五載不踰閾、不聞嚬訾、唯姑命、日辦姑若叔姊衣屨、冩向姑喜曰、得佳婦、以十八歲歸婦室、愈益爲恭順、居恒布蔽管誡五郎勿奢、默大人清操、勿惰墜大人大業、五郎有小拂鬱

輒以義解之。五郎侍翁病，婦勸以省試湯餌，曰此不用吾情，何以用吾情。姑病，婦方山居，五郎入侍病，婦以不得隨侍，輒以身籲，若有報者曰姑病良已，復果然。婦居娣姒十餘人之間，即華宗不歒，即單宗不亢，唯恐唯讓，自將其姑叔娣嫁，不難解簪珥為佐。婦成姓，貢士子樂女也。成與平壁為昆翻，斧友堦步，同研席乎野。登第，成尚落落諸生，遂以五郎締成。成以明經發，而丞于方官，計曹或言成之落落也，而締復無盟詞

平野怒叱之即五郎步亦復曰丈夫家于婦乎
乃定出而以賓禮同養于女廬乃今烈烈有生
氣若婦也婦生萬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未
時卒崇禎九年八月初二日　時得年三十有
二男一即所嘱携廣智未字女二長許聘儒士
王某爲完縣庠生王濬第三子次許聘儒士李
甲爲完縣選貢士李遴林第五子今年　月
日塟婦葛山之麓嗚呼五郎力能脫兩母衆
弟妹兄嫂于虎窟而不能脫烈婦于難將無天

以完節付烈婦以光平野慷慨之門而不令曲全其生恥八郎有癩疾死及其婦爲房太宰女死水其他俱死水而六郎與長郎之仲子負高材可世其家亦以水死一時爲平野惜平野廉吏諸郎分其廩無可治生即烈婦死甚烈五郎貧不能爲烈婦聞于朝即朝命亦不及也嗚呼烈魄已祭濡水烈骨弗白燕山乎丁悲哉烈不上聞而平野之後有大患不得以其聞也迺系

銘

銘曰滶之水清如沂灖之水浚如漪一泓瀏瀏淺不游一掬皛皛清不雜冽然而自潔之涎胡然而赤丹之汨嚙齒之憤缸如可用激撲泥之力筋如可用擊鳴呼孰冠箕如不與纘孰斧鉞如不與摘髮而矛其氣如怒孰與柔女子之罵詈而塗埃之與敝有羨而文若錦繖黼黻錫有貞而槩若巾幗黼黻　其斯以為八紘之光而灖之清淺可揭嗚呼

明鄉飲大賓敕官仲兄再吾暨配殷氏合

葬墓誌銘

予家自潞涼來占居城北之西隅稱殷學至曾大父大父好義俠家頗落至先少師持兩大父大義以應直年直堂遂至罄產不支而伯兄仲兄俱學不遂仰焉爲儻朗持俠氣予家交業起叔兄而叔兄得克大業遂以仲兄延師於家而予從從叔兄學遂遜及子若孫以文名仲兄殁而見叔兄司職方及予官翰林也公諱敬思字慎之號再吾

先少師配子母張太夫人、生丈夫子四、女子四、長爲伯兄處士公諱敬先、字述之、次即公、又次爲職方司員外郎諱敬宗、字叔倩、又次爲子承宗、字釋繩、以大學士居閒、而仲兄殁時、尚在翰林、公精穎有先大父少師風、先大父以材武徵不合中人璫、稱病歸里中、不字呼、而號朝士、以徵於朝也、朝士公亮直修幹、有慷慨大節、每抱公撫頭角曰類我、初學儒無何棄去、學騎射氣意物焱、即跅弛馴誕、而惟不欲居人下、喜與貧

氣誼飛揚者爽其　淺俛首為心計而桃鮮患

餞公輒出不入頻頻或稍有憑藉威鄉里者即

來嘗波及輒避不與語其善良貧下每折節禮

之讀古史見忠勇剛烈或語次及忠勇剛烈輒

喜結納宇若初終與操富貴異衆輒起不坐而

走或坐中聞詈如對其人里豪醉爲詈先叔祖

辱及先少師解之而不避公方髫也捽其胡曰

何物豨突辱人祖父搥亂下如此里豪更乞腕

先少師而後不從醉不罵不敢爲詈也性愛馬

取神駿一縱轡輒絕塵而去爲快如蹣跚浮埃
中輒棄不顧弓挽彊可入石發輒二百步爲常
生而矯徒便捷乘怒馬挾弓刀入出翩翩豪爽
嘗俠遊大將軍秉衡幕從來[illegible]狐捉馬間領小
隊防紫荊每合裒耦旅射發矢輒屈其耦然徒挽
彊作好不一當無何辭去曰有親在邑令鄭
公以氣義重公遂圍練弓箭社將方徵良家子
材官禦倭而令公歸粵托重公也公意借道以
武功爵顯而竟不得當倭當其之粵也大編遊

彭蠡之間吊嚴僊茅岫爲快邂逅群劫劫來舟公從旁護之矢三發殺三盜遂烏獸散每及泊輒引所部登岸射覯者嗤指稱善嗣後舟從席過矣後四十年令公孫以孝廉謁于京師尚感誦風慨也家非富而好振人之急有托公爲重者輒力副之其倚貲輒傾筐倒庋以應故聘于乘婺于櫬族有以誣坐大辟者公輒佐先少師脫之至其人有始托之而後負之或反壑之公亦輒報相當曰吾不能以軟媚爲是兒負也出貲

爲居殯有負而去者、下里貧老輒予之、錢不問、其豪而力爲逋若徵及門輒瞋、公必盡徵之、或其人挫頹謝公亦輒焚券以謝、旣輸貲有贏、邑令公每以大義引公、視所興作、凡河防城守諸大役必待公以定、嘗佐叔高陽令祠、時捐資補飾之、公事兩大人孝、能力承其意、所不至、先少師有飲、道好客、公日具鮮腆、佐先少師意、同先仲父飲或拉客入座、先太夫人孝事外王祖母、公具鮮腆、迎養北堂、印兩舅甥、能屈意以

亟先伯兄有子生子矣而竟不嗣公傾橐養之歲爲常伯兄亦以爲常後不肯與叔兄相次舉於鄉乃稍稍事伯兄務爲諸生則仲兄給兩弟兼給伯兄以承兩大人歡叔兄務從師於里再從師於邑公一爲都養具邑令公爲叔兄擇配公佐先少師爲聘必具家藏先少師手編記不肯納采於王夫人則兩兄爲佐具而公多強其力所不及不肯每讀手編未嘗不涕覆面也兩弟負笈遊諸公間公則爲文社諸友朋費聞其

談相快、則益喜、出酒食爲談具、徹日夜不厭、每赴有司試、以所乘馬予弟、而自乘它雜騎、衣在椸、兩弟輒披而斂之、兩弟入大小試闈、輒旦暮隨之爲快、予甲辰大京兆、遂歸第、公隨而縱觀都市中、不覺股之折也、歲出貲爲仲季兩妹丈貿、而不歸其母錢者數數、不問墓旁田、漸易它姓、公少輒憤曰、先人聚骨而令他人呼牛馬其側乎、後乃盡復之、先太夫人歿、家方窘、公率兩弟爲兩附具必辦、即先少師歿、公仍率兩弟爲

誠信，盡其力，不令兩弟獨任其事。仲父無嗣，公又率兩弟以其田廬供祀，即予嗣仲父，兩兄必不肯以弟獨任，而各出貲以先所復田為塋田，以分其費也。公剛斷持大義，凡意所不可，秋毫不以利動。予嘗入對，公輒屬曰，先大人日以廉訓弟，勉之為清譽乎。家即貧，不借弟膏潤也。邑子宦者同姓求合族，公婉謝之曰，即同鄉自可，何必同族。當仲嫂歿，有新寡擁多貲，而願續為室者，公不可，曰此有不可居而他適也，予敢貪

多貧而以身事婦人、且有貲必驕、以吾愛子事驕毋、必兩不安、遂絕之、公初多豪舉、後乃折節爲長者行、日予少單、不昇藏、不爲里兒直、今里中盡晚少、而予家且大、不謙謹、不爲里兒頌、且不饒兒弟効其少、澔腦肥腸、鮮衣怒馬、爲快也、其少所結客、以窮老來歸、公盡如平生歡、客用詣親、濵南喬令公、以行誼重公、親爲題評以旌其僻、嘗之文安王觀察四槐、王翰簡勉生談諦㬎循、栩見之晚、曰是大俠推巾隱耳、公初賓於

鄉邑令公雅持乞言大興公感而一再莅賓筵時青青子衿盡一門舉從雍請生鼎餼為六佾歌鹿鳴、鼎薦雝如也、後輒辭不就、而歲兩虛座待公仍以席來、餽元配段孺人、太夫人咨之德容父為同巷段太公友、性敏慧、而孝事先太夫人得其歡、嘗殫力奉朝夕之養、伯姒氣高而能下之、佐先太夫人作家、以嫁諸妹、婚諸弟、公所裁橐給諸父昆弟、嫂能力贊之不恡、至待庶嫂王孺人慈愛有禮、而王孺人又善事孺人、不翅孺人

事先太夫人也今子姓翩翩則王孺人之功爲大而終始拮据以大孫氏門閥則段孺人稱內德云孺人撫諸兒諸婦偕極憐愛以病不育少養楊氏女爲女以配其侄又養馬氏子爲子予之姓名鈳教之入類授田廬如諸兒予不忍迷其宗且攬吾宗也還其姓曰馬予之名曰元孫而今尚曰孫鈳郎予仍視以猶子禮特別其塋兆先太夫人特憐愛王孺人錫名比諸娣曰德淵不肖少而授餐則王孺人手調之以拮据父

爲病殁公乃納吳孺人侍子婦憝穆亦先公殁公以布衣揖讓紳弁間叅慮鉅典平生裘馬贊䜩不恡多費而施予捐金以成氣義又不恡領歧卽中外兄弟之貧不能生活輙予貲以農以賈以讀以賙其吉凶葢行德如富而晚所積貲爲田廬以授諸子比於中富諸子各以文學入鄉校食廩入等諸孫八人半入𪐴有遠器曾孫亦已數人其養子錮亦諸生而有五子得㝡孫是天所以報公好文之願也每言對人言貧

意欲何爲雅佩先少師明訓其天性合文清大義蓋剛烈不屈之用云公生于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巳時卒于萬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亥時得年八十歲孺人生于嘉靖二十年正月初四日辰時卒于萬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辰時得年六十七歲側室王孺人以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生以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歿絶四十九歲繼娶吳孺人以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以萬曆四十三

年六月二十八日殁，得年五十六歲。公獨居者三年。有丈夫子三，養子一：伯子鋐，邑增生，娶張氏保安授思敬女，繼王氏邑諸生家俊女；次鍒，邑庠生，娶戴氏貢上鵬飛女；次鍈，邑廩生，娶韓氏濟府引禮應女，俱王孺人出。孫男八：長之流，邑增生，娶吳氏諸生繼世女，鉞出；次之淡，邑庠生，娶董氏長史伉孫女，繼齊氏龍縣承掾應徵女，鍒出；次之泳，邑庠生，娶李氏壬子舉人震女，鍈出；次之滓，邑庠生，娶王氏諸生廷桂女，繼遲

氏任丘廩生世輿女錸出次之滓娶雎氏安州
廩生長輿女鋐出次之泄娶嚴氏廩生士昆女
錸出次之沾聘崔氏文秀女鋐出次之滋聘劉
氏蠡縣諸生晝奇女錸出孫女三一適劉三傑
爲蠡縣庠生出奇之長子錸出一適安州庠生
潘鏞爲州庠生應聘之次子鋐出一適安州李
敏春爲拜奇之季子鋏出曾孫五長㵾之泳出
次楷次柟次　之瀜出次　之滓出曾孫女六
一適李大學安州庠生逢春之長子一適王伦

僻邑庠生源涵之長子俱之瀜出淚出者二[illegible]
出指二傑細其受讒人所鞫子鉶今日馬兀霖
邑庠生娶葛氏繼趙氏繼王氏繼高氏子五長
之瀕娶　氏次之濱次之沂次之濆次之濵女
二一適清苑庠生蔡蕤正一適　賈爾珍公
初葬于先少師墓前以偪夏遷於中黄仍以當
兩邸之中未靜也再遷今西野之原風土淸嘉
稱盡子孫之意蓋以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諸嫂合葬而伯子鋐季子鐄洎鈜婦張氏孫婦

董氏王氏祔塋其側至甲戌四月乃得爲公銘

銘曰英抱而文淸槖而仁氣雄而石醇嗣鄴而蘭馨其孝於親其友於隣我里市隱我鄉大賓

銘我貞石訓我後人

憲副葵巖王公傳

王公諱應猷字德徵號葵巖少沉凝有局度端
公器之授讀輒敏捷若夙業弱冠補博士弟子
試輒高等督學閱其文以國器期之為易名辛
酉舉於鄉無何丁贈公艱以養不逮傷為哀毀
逾禮服除成進士刻有制義同榜無錫顧叔時
有敘尤為豔服初令桐城既悉所疾苦迺砥節
首公一意為廉平日挈大綱以條次所興除而
賦不溢羨訟不滋牘嘗剔積役乾沒金可千餘

王藤吏以曾公輒叱去爲建常平倉十倉貯穀
三百石以爲賑恤之儲俗好訟多結黨以機穽
良民公盡得其主名會有信辟卜者而殲之以
滅其口弁殺其所挈少子投枯河中其妻覓之
不得訴于公公秘出從訟姓名跡其與卜者飲
日即卜者死日也一訊得狀出屍于河而抵之
法適有度田之役多以僞增逆上意公爲剗欺
隱于豪憝以甦卑亦特來龍游知安慶亟稱公
能檄他縣悉視公法吏檄公攝他縣公既雅意

興起文學而皖以坐邑多才乃力破新格于額其所拔識多知名士如何吳諸君子皆以進士高第爲名卿會當入覲垂橐而往有富民餽金于途中公卻之曰小民不奉法爲安而黠長吏耶其人感泣而去時尚嚴懲吏方務爲刻深應功令公獨持漢吏惻怛遂以舊令事註及調覲城觀文乏科目公首勵學宮課多士品題之文風始振士即有揄魁者更爲均徭裁冗猥息其凋超復立社倉如桐而益之會歲祲者再道饉

相望郎出所蓄倣鄭富公青州法哺之旁郡邑就食如鶩先後全活甚衆會左道借歲爲亂公爲嚴禁令散支黨卒殄滅之歷五載奏績得贈封如制尋陞戶部陝西司主事士民樹碑頌德邑志艷列甚詳入覲驗擢廳一意絕門遺更禁需索諸貨取足國課而止商人便之庚寅轉山東司郎中督遼餉遼左兵餉七十萬客餉廿二萬鹽課六萬屯糧六萬餘額既繁耗蠹叢集度支啙窳不得稽覈姦弊而滋蔓或爲指督將領得恣

什其占冒部衆半坐空名冒實餉而又數數虛
傳警報以邀行糧在足未出塞而稱逆從既出
即旋而稱匃月者然習相沿餉司鑿支本歲更
借支來歲之半以為常公乃議之兩臺與諸將
約餉須核實空名冒餉勿給警須計日虛傳者
罷勿給公既躬校籍書以剔諸蠹而又砥節首
公如向者于桐于覬諸將吏慮無不咋指慄慄
無敢為冒即冒輒持格杞之其給者悉平衡出
納繈無低昂三鎮軍士歐如挾纊至諸鹽屯官

與商爲市吏與胥爲奸弊實不減于占冒公悉
爲剗除三年來歲例既饒而蠹剔裁省之贏糧
報羨幾二十餘萬太司農疏聞蒙恩紀錄上爲
出帑金賜之甲午丁太恭人艱哀毀如喪贈公
服除入部尋陞陝西參議駐西安領五道篆款
掌紛挐中決裁無稽案其于游錄邊餉稷如餉
者于邊兵以平衡出入毫無虧減有鑛使肆敲
公採諸往議嚴爲條禁地方賴以不擾一時吏
民懷與州縣人今然頌之鄰境民習于頑令致

以訟夫遥有新人屢任未幾部民聚訟至數十
百人分赴前愬其人誣又愬有嫉之者曰體貌凌
夷不可忍也乃聚衆庭諭之曰今方新何至嘖
嘖如若訟若即訟獨不念部民誣長吏其罪奚
若耶共推及之左脇從之左詰未竟獨渠魁三
二人寘然右耶一訊伏法刁風帖息無何賞擢
入賀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辰沅值播酋倡
獗惡氣甚張滇黔之路絕以偏橋為要塞其東
北則走建康道也踰關自泥即賊境賊方勢結

九股苗偷偏橋不備賊勢長驅留都可虞且大兵進當有腹背之慮公乃募丁壯簡武勇礪器械儲糧餉提銳卒三千移駐偏橋賊以其于朝椋領兵烏把公檄裨將乘其未陣擊之衆殊死戰賊退而復集復擊之又多設疑兵旌旗烽火遥映林嶺間酋于始惧而遁于時督府尚留會城援兵未集而以孤軍遏敵衝酋退守海龍無敢窺圉外公之力也其後竟播之役以至剿皮林凡兵餉戎器貲糈一不假之沅州皆公所先期

條儲既期集入大軍以千都護繼歟守偏橋備策應亦皆公所先期部署公與胡公魏公兩兵使入自白泥哨餉道苦險阨而士乏宿飽也幕府檄如雨爾復謀截餉公乃建接運法軍中便之大兵至海龍公奏記撫要塞防奔逸逆酋就殲公有力焉既乃有皮林之役初皮林苗亂公方駐偏橋拮据播事黃參將冲霄急于進剿公曰播事方始而又及苗非完計俟播平以餘力掃除易矣黃意在邀功陰以兵剿之而敗至歷

幕府拚弾獨于公稱其能料敵而鞭不及腹也黃既失利乃懼而納金求免公卻之具白兩院兩院報云門下潔如氷玉渠自彰其債帥耳姑容待罪從戎以責後效所部蕭然憚之擒既平乃議剿茴江中丞以鄰闔門而支中丞不欲爲越俎公奏記促之曰逆罪在不赦而經久無進兵之期困獸不廢肆搏乎于是始决計進兵不逾月而皮林蕩平乃喜功者又議檕剿諸洞公又入見中丞曰叛而誅之服而舍之誼也罪未形而加之兵何以服遠

亟懸爲罷茂不傷天地好生之心亦甚非朝廷意也中丞亟稱善遂止𢩍大將軍置降苗于蔡者三百公謂裴晉公納蔡人爲牙兵以蔡人若威劫而實吾人也今以叛苗置榻側耶會夜譁以降苗爲内應始服其識大中丞稱公料敵與變綽有胆識云公涖沅三載兩經大役不獨詰戎理餉銜冒矢石而飭綱振紀綏緝我人不減帷籌因念土司之釁多起于習驕而不折其萌乃乘東播之威持廉公飭諸司彭宣慰應崑恃兵與黄爲驕易嫡之議

至邀催有力爲請公嚴飭之不聽又念諸洞苗蠻
痒易擾不比土司且大創之後方如獸猶因遍歷
諸洞詢利害調便宜其逼臨苗洞有八衞十三哨
哨官不得其人每爲苗患苦而以賄以屬官遂不
得其人公爲簡胆智有技能者任之適百戶以金
營納金恭麾中公嚴斥之不復任因諭諸苗無内
侵哨官無外擾勒其辭于石中丞公亟加其行曰
功宏遠矣是歲满四品考會覃恩降　勑褒諭贈
公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母暨妻加贈恭人

無何擬叅貴州政候旨以迕新直指有言歸後
敘征播功蹤從優敘至蒙白金之賜或曰公論
覡可以出矣公笑而不荅公長身玉立襟度弘
闊其爲文好深沉之思予衡及讀其制藝也所
至興文勸學惟負人倫之鑑至識進士可行于
青氈猶奇家世孝友而公爲篤摯懷贈公風木
之憾四十年如一日於太恭人備及色養歲時
享祀省墓躬申誠敬至老彌殷待昆群從有恩
禮季應期相摩切成進士當西安之任季以肅

城令引避歸遇華陰聯榻信宿友于之情溢于關中舊有祖田既仕即推以與諸弟之貧者族黨婚喪有力不能舉皆于公取給親識中有可以為之地者惟其力之所及不必其人知也里人既相與尊信公或偶遘意外應之亦辭和氣平時以方幅貌公雖盍懸車二十年遊覽經史外無他嗜日晚視諸孫伊吾以自娛絕不爲謁請至地方利病不諱諄切言之手文肅執政至爲其邑令薛公因是邑有某其人賢者可法文

精雅不極許可而薛令特負風裁其語固可信

云

祭友人井埜玄文

嗚呼我之自我智或以嬰物之自物細或以情孰知夫不我于我我其用寧孰知夫不物于物物其用成有友顯陟渠頓兮擯而或嫌之曰不趨榮有友要觸渠頓連衆而或避之曰不共險公也兮友初終不渝顯未嘗嫌險未嘗虞共兮背矜比兮軒冕欣兮承明比兮里閈當兮東居渝海相從壇城毳帳笑語從容當兮里居中人肆虐衆或股慄而公自若此亦尋常何之重公

黃金交深公其以風嗚呼孰豈公知公豈孰伍剛亦不茹柔亦不吐我于無累物于無迕貞不絕俗今以爲古嗚呼予既寡交天復喪公不爲公慟不爲予惘季子孺泣曰銘吾翁廼述公畧廼既予衰嗚呼官不爲仕才不爲夸翩翩于姓棫棫文華五經紛綸蔚爲大家公所惓惓尚未有涯嗚呼惝銘彷生泣不成艸今茲銘公胸脊如擣況也銘公遐悲丘嫂白首同歸予辭用老薄言酬之英鑑繑繑嗚呼尚饗

祭憲副李培吾文

惟公醇粹雖和廉直勁正藥榜名香花城春映入攬桓驄出野憲命簡授繡飛斧橫岳動道擁麟鳳力推猰貐無數師言有聲朝聽州木知名兒童識姓減分臬司載陪落政月映秋潭水清秦鏡既哺懷嬰既讋指佚公所顯書著爲絜令公所紘更蔚爲眾慶亟咎要開俗封日淨方聽鳴騶遽聞裁鐙嚴灘道高謝敬望重朝屢推轂公屢移病歲之不易肥遯其横三齊告饑九重

為柄公有藥言以醫丹𩐷流傭可復瘖瘵可定
謂公熱腸出或淶與曾幾何時而云不禁予未
登朝輙聞明評誼托葭莩聲相呼應公以胤子
借途于懷予有豚兒秋聯同僑奐紵匪覩丹雞
匪證謂可聯蜚而璺合遊公歸大宅窺孤誰凭
國喪王楨鄉之主盟予豈哭私盡為心慭𪾶祈
珊珊絮雞未罄尚饗

商陽文集卷之十七終